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金匱要畧論註卷二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_臣程泰

編修_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_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_臣劉玉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五

金匱要畧論註

醫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金匱要畧論註二十四卷漢張機撰

國朝徐彬注機字仲景南陽人嘗舉孝廉建安中官至長沙太守是書亦名金匱玉函經乃晉高平王叔和所編次陳振孫書錄解題曰

此書乃王洙於館閣蠹簡中得之曰金匱玉函要畧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併療婦人乃錄而傳之今書以逐方次於證候之下以便檢用其所論傷寒文多簡畧故但取雜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舊名云云則此書叔和所編本為三卷洙抄存其後二卷後又以方一卷散附於二十五篇內蓋已非叔和之舊然自

宋以來醫家奉為典型與素問難經並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起死回生則亦岐黃之正傳和扁之嫡嗣矣機所作傷寒卒病論自金成無已之後注家各自爭名互相竄改如宋儒之談錯簡原書端緒久已替亂難尋獨此編僅僅散附諸方尚未失其初旨尤可寶也漢代遺書文句簡奧而古來無注醫家猝不易讀彬注成於康熙辛亥注釋尚為顯明今

錄存之以便講肄彬字忠可嘉興人江西喻
昌之弟子故所學頗有師承云乾隆四十六
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金匱要畧論註卷一

漢張機撰

嘉興徐彬註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
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
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
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

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必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准此

註曰醫中有大關目不可專指一病者仲景于首卷特揭數十端以定治療之法此則論五行相剋之理必以次傳而病亦當預備以防其傳也問古云上工治未病豈真毫無所病而先治之乎謂五行相剋之

理每傳于所勝假如見肝之病肝木勝脾土故知必
傳脾而先務實脾脾未病而先實之所謂治未病也
然四季土旺旺不受邪即勿補之恐實實也其中工
不曉此理不預為脾計則專治肝以脾為未病而不
治逮既病而治之則已晚矣其實脾之法如何謂肝
之病倘在宜補則本臟虛喜本臟之味酸先入肝故
為補心火為肝之子苦先入心子能令母實故焦苦
為助脾則肝所勝者也用甘味益之似無謂不知脾

土能制腎水腎水弱心無所制心火能制肺金而肺
為火所傷至於肺傷而肝木榮何也金者木之仇也
金傷而木盛矣故曰肝自愈此理甚微故曰此治肝
補脾之要妙也然弱腎縱心傷肺原非美事但因肝
虛故取矯枉而得其平不得已中之妙法也倘肝有
實邪方將瀉肝不暇可補助之又委曲以益之乎故
曰實則不必用之此法即經所謂虛虛實實補不足
損有餘之義諸藏皆然不獨肝也故曰他臟准此論

曰肝木虛正宜資于腎水今曰肝之病補用酸助用
苦益用甘甘者扶土制水使火盛而傷仇木之肺金
也將必肺之病補用辛助用鹽益用酸扶木制土使
水盛而傷仇金之心火心之病補用苦助用甘益用
辛扶金制木使土盛而傷仇火之腎水腎之病補用
鹽助用酸益用苦扶火制金使木盛而傷仇水之脾
土脾之病補用甘助用辛益用鹽扶水制火使金盛
而傷仇土之肝木是一槩扶我所勝而制我所不勝

反傷其生我者而助我所生者豈虛則補其母之義乎不知此處立論只重救受傳之臟故曰治未病謂病之所以遷延不愈者不憂本臟之虛而憂相傳不已則病乃深如木必剋土之類故以必先實脾為治肝之要妙即為治諸臟之總法也是故補母不若直補本臟之切而又助其子子能令母實則本臟更旺乃又扶肝木所剋之脾土委曲以制其仇木之肺金謂既虛不堪再損故以安其仇為急若但執補母之說

滋水以生木則子能令母實腎水得助而肺金實其
為損肝當何如若虛則補其母別有說也假如肝病
虛而四季土旺實脾之說既不可用即非四季土旺
而其人脾土素強可再益脾以使乘肝乎即須滋腎
水以潤肝木矣故曰虛則補其母諸臟亦是耳

夫人秉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
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
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疾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

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多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即醫治之四肢纔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註曰此段言病之變態雖多而因則唯三以示淺者
不得深治深者不得淺治也謂人秉陰陽五行之全
而殊于異類其生而長則實由風與氣蓋非八風則
無以動蕩而協和非六氣無以變易而長養故內經
曰風生木木生肝又曰神在天為風日天之在我者
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又曰陽
化氣陰成形然有正氣即有惡氣有和風即有狂風
其生物害物並出一機故有浮舟覆舟之喻于是就

有形言之則有五臟從無形言之則為元真風與氣
皆流行之物人之臟腑應之故通暢則安和四時正
氣為主氣不正惡氣為客氣養物之風為正風害物
之風為邪風其生物有力則害物亦有力所以中人
多死然風有輕重病有淺深人身只一內外故約言
之千般疾難不越三條一者邪從經絡臟腑發自內
而深為內所因二者病從四肢九竅皮膚沿流血脈
而淺為外所因三者病從王法房室金刃蟲獸而生

雖漸及經絡而非經絡之謂雖害于皮膚而非皮膚之謂為不內外因所謂病之由也人于此慎養不令風寒異氣干忤經絡則無病適中經絡未入臟腑可汗吐或和解而愈或入內稍淺下之可愈所謂醫治之也此應前內因一段若六淫之邪僅感皮膚流傳九竅血脈所入淺但吐納導引如修真之類鍼灸膏摩如外科之法則重滯通快而閉塞無由此應前外因一段更不犯王法災傷則無非意之侮又雖有房

室而不令竭乏則內實不虛此應前房室一段若服食數句合言服食起居無所不慎也腠理云者謂凡病糾纏于身不止經絡血脉勢必充滿腠理故必慎之使無由入腠者三焦與骨節相貫之處此血氣所往來故曰元真通會理者合皮膚臟腑內外皆有其理細而不紊故曰文理論曰內外因之說仲景欲人知病之所感淺深分別施治故後論中風有邪在皮膚邪在經絡邪在臟腑之分後論經阻至云歷年血

寒積結胞門寒傷經絡凝堅在上則為肺癰之說則
此處內因之意不從內傷外感為辨而從病之淺深
為辨可知若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明指手
痺脚氣厲風疥癩一切痛痒小病為言觀下云纔覺
手足重滯語氣取其淺而易治可知若房室其傷在
內而反列於內因外因之外蓋仲景之論以風氣中
人為主故以從經絡入臟腑者為內為深自皮膚流
血脈者為外為淺而房室所傷與經絡皮膚無相干

涉者為不內外因謂病因於虛非客氣邪風中人之
比也則治宜專補其陰而不得犯經絡血脈可知後
人別用行經補血之藥治房室虛損其誤亦可知也
又論曰思邈常謂地水火風和合成人凡人火氣不
調舉身蒸熱風氣不調全身僵直諸毛孔閉塞水氣
不調身體浮腫氣滿喘粗土氣不調四肢不舉言無
音聲火去則身冷風止則氣絕水竭則無血土散則
身裂云然則風之在人相為形體故曰人秉五常因

風氣而生長可知六氣之害人在風尤為親切但五氣有損無益風則生長因之故既曰邪風中人多死又曰風能生萬物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于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瘥不治又色青為痛色黑為勞色赤為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註曰此段乃醫家之望法也但望法貴在神氣動靜之間而此只就氣色之見於面部者為問故即內經明堂察法增損答之謂明堂者鼻也內經言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臟次于中央六腑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此言五色之見各有其色部也然尤重於準頭故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謂鼻準屬脾青為肝色乃肝木挾腎寒以乘土而上徵於鼻下徵於腹入苦冷則為暴病而亡陽主卒死故曰苦

冷者死若鼻頭色微黑則黑雖腎色微非沈大且無
腹痛但主水氣而非暴病矣若色黃乃土鬱而本色
見非胸有寒飲以遏之不能使鬱故曰胸上有寒若
色白則經曰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故曰亡血然靈
樞五色篇謂白為寒應知不見亡血症即以寒斷矣
設微赤土得火色似相宜不知鼻亦為肺之外候微
赤而非時則非生土之火而為剋金之火又主臟燥
而死矣然目又為五臟精華之所聚神氣之所生正

圓則目瞋不轉而至于瘥是陰絕產婦多瘥亦亡陰也合之正圓陰絕無疑故曰不治已下又色青數句承其目句似專言目然內經五色篇先曰青黑為痛黃赤為熱白為寒後又言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黃為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為攣寒甚為皮不仁下即云五色各見其部似屬槩言又五色篇云常候闕中薄澤為風冲濁為痺在地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云云則闕中者眉間也在地者巨

分也可知五色合明堂上下而槩言之矣謂色青為痛諸痛皆屬肝也黑為勞勞則陽氣內伐熱舍于腎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故黑風為陽邪故曰赤為風前內經又曰赤為熱風故熱也黃則脾鬱故便難然前既云色黃者胸上有寒此又云便難要知寒過於上則脾鬱於下也又下經云水病人目下有卧蠶面目鮮澤故曰色鮮明者有留飲若千金論目赤色者病在心白色者病在肺青色者病在肝黃色者病在

脾黑色者病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是候目
另有法此只合明堂言之為是

師曰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然不
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

註曰此段乃醫家聞法也內經謂肝木在音為角在
聲為呼在變動為握心火在音為徵在聲為笑在變
動為憂脾土在音為宮在聲為歌在變動為噦肺金
在音為商在聲為哭在變動為欬腎水在音為羽在

聲為呻在變動為慄然聲之所至上中下三焦必有殊而未詳故仲景又以聲音之疾合大小分察其病之在下在中在上而曰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謂靜嘿屬陰而厥陰肝木在志為驚在聲為呼今寂寂而喜驚呼知屬厥陰唯厥陰則知病必起下焦而深入骨屬筋節間矣曰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謂聲雖有五臟之分皆振響于肺金故亮而不啞今喑喑然不徹是胸中大氣不轉壅塞金氣故

不能如空谷之音所以知病在胸中膈間經謂中盛
臟滿氣勝傷怒者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其
即此歟曰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謂腎脈本
劑頸而還乃少陰腎與太陽膀胱為表裏太陽脈上
至頂今腎氣隨太陽經脈達于巔頂則腎之在聲為
呻者反上徹而啾啾細長其氣直攻于上則為頭中
病也淺而言之頭中有病則唯恐音氣之上攻故抑
小其語聲而引長發細耳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

註曰此言聞法之最細者先於呼吸出入之氣而辨其病之在上在下為實為虛故就一呼一吸為一息之常理而先分別其出氣之多者三以徵其病之在上焦也謂息出于鼻一呼必一吸然呼出心肺主之吸入腎肝主之呼吸之中脾胃主之所主既分則出入之際亦宜分而詳之于是就其呼之多者徵其息

而不與吸並言曰息搖肩者心中堅謂息而出多者火上竄也至搖肩則甚矣使非心中邪實而氣稍得下行何至于此故曰心中堅曰息引胸中上氣者欬謂上氣為逆至息引其胸中之氣上逆則肺金收降之令不行乃上逆而欬曰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謂短氣虛也張口是有涎沫阻遏不容氣返之勢則必肺氣不通而為肺痿唾沫三者全于呼而證其病之在心肺也然不竟言呼而曰息者蓋出氣雖大中無

小還不能大呼故揭出搖肩息引張口六字而病之
在呼者宛然然不得但言呼也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則愈虛者不
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
動搖振振者不治

註曰此從吸氣多者以徵其病之虛實而分治之難
易也謂一呼一吸為平吸多是明有使之不平致微
且數而吸氣之往返于中焦者速故曰其病在中焦

實也故下之則壅通而愈若非實而虛則肝腎之本
不固其氣輕浮脫之于上不可治矣然病之在上在
下不同在上焦則因心肺之陽虛不能生陰乃下濟
之陽變為厥陽而不入於下以心肺之道近故吸促
在下焦則因肝腎之陰虛乃上交之陰變為燥火而
卒難升上肝腎之道遠故吸遲吸為收攝元氣之主
促與遲皆因元氣虧故難治若呼吸往來振振動搖
直是營衛往返之氣已索短期迫矣故不治

師曰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脈皆當病

註曰此言醫道貴因時為色為脈其理相應寸口是槩言兩手寸關尺也謂鼓而有力為動因時之王而王宜也色亦應之即明堂察色之法也此不獨肝姑假肝言之則青為肝之王氣值時王而反色白則因肝受肺剋不能隨時之王也于是色反時病也脈反時亦病也色反脈脈反色亦病也故曰非其時色脈

皆當病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和盛夏五六月時此為至而太過也

註曰此論天氣之來有過不及不言及醫然而隨時

制宜之意在其中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故
槩曰至然參差不齊故有先至不至不去太過之間
因言歲功之成以冬至後甲子起少陽六十日陽明
六十日太陽六十日太陰六十日少陰六十日厥陰
王各六十日六六三十六而歲功成即少陽王時言
之則以未當溫和而溫和者為先至已當溫和而不
溫和者為不至或大寒不解為不去溫熱太甚為太
過其於他時甲子日亦槩以此法推之若人在氣交

之中有因時而順應者有反時而衰王者有即因非時異氣而致病者故須熟審時令之氣機有如少陽起以為治病之本故六節藏象論曰求其至也皆歸于春

師曰病人脈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

註曰浮脈原主表仲景特于浮中分出表裏欲人知浮脈之變也謂浮脈為陽故三部脈皆浮為太陽證

然寸關尺有定位關前為陽關後為陰脈浮者在前
陽脈陽位病在表無疑浮在關後陽脈陰位陰屬裏
病即在裏矣李願河曰寸浮頭痛眩生風或有風痰
聚在胸關上土衰兼木旺尺中洩便不流通亦訪此
意然使陰位得陰脈則為寒下等症今得陽脈是病
雖在裏而挾陽為病也故病不在于少腹而為腰痛
背強不能行且下焦氣傷不能上接於胸中而氣短
短而極此陰中有陽邪在裏之經而不在裏之臟也

故舉以為脈浮在後之例云

論曰以前後分浮脈之陰陽而定表裏此仲景勦論也然其言多蘊蓄正當引申觸類不可泥儘有無病者而關前浮關後低弱豈亦屬表乎無病者而關後浮關前低豈亦屬表之裏乎故仲景特揭病人二字則知必有表證可疑者乃如此斷耳至有病起之前脈浮表也迨脈平而表減減後脈復浮豈表又復發乎亦當以裏推之此言外意也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為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註曰厥陽者孤陽也故經曰獨行仲景以無陰註之按千金論冬月傷寒慎不可薰薰之逆客其息則喘無持客熱令口爛瘡陰脈且解血散不通正陽遂厥陰不往從客熱狂入內為結胸脾氣遂弱清洩利通云此可悟有陽無陰之故并可悟厥陽之見證矣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血

氣入臟即死入腑即愈此為卒厥何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為入臟即死如身和汗自出為入腑即愈

註曰寸脈者心肺之位神氣所居不浮而沈邪實也大而且滑病氣也病邪之氣與血氣相搏動傷神明為病卒暴故曰卒厥無疑也然曰入臟死入腑愈脈既沉矣又分臟腑故疑所指不知此屬中風之類也風喜歸肝而剋脾則邪并于脾而唇口青陽氣不通而身冷曰入臟者內傳也若身和汗出是邪不走內

而走外外則散曰入腑者外出也

問曰脈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何謂也師曰非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

註曰前云沉實相搏此邪重故臟不能當乃有邪微但正氣虧亦脫入于臟即死入于腑則愈豈腑耐虛而臟不耐虛乎不知凡病以出陽為淺傳陰為深故曰非為一病百病皆然浸淫瘡之喻從口從四肢顯

而易明口屬陰四肢屬陽陰陽之分即有可治不可治之別推之他病臟腑之理一也然臟腑二字混而難測裏外二字淺而易曉故復結言病在外者可治在裏者即死欲人于裏外二字辨臟腑之所入也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為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

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榮
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于前
寒中于暮濕傷于下霧傷於上風令脈浮寒令脈急霧
傷皮腠濕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

註曰此段前言病有陰陽臟腑之異後言感有五邪
中人之殊欲人參互而求責也謂病在陽當從陽治
如頭項居上陽也腰脊雖在中督脈所主亦陽也四
肢屬陽則臂與脚亦陽也陽有太少陽明三經合六

處豈非三十六乎病在陰當從陰治如欬也上氣而喘也噦也咽痛也腸鳴脹滿也心痛拘急也皆三焦以內之病是裏也陰也陰有太少厥陰三經合六處豈非三十六乎然而陰病既有十八則陰屬臟五臟各有十八豈非合為九十病乎陽病既有十八則陽屬腑六腑各有十八但病為稍微豈非合為一百八病乎已上乃專為外至之邪中于陰陽臟腑者約畧為言去古甚遠不能逐病而悉數之矣姑附靈

樞所列用緩急大小滑瀉六脈以求五臟之病者侯

參○

肺脈急甚為癰疾微急為肺寒熱急○緩甚為

情欬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

多汗微

緩痿癭偏風頸已

○大甚為頸腫微大為

小甚為

下汗出不可止

○肺痺引胸背惡日光

○泄微小

為消

○滑甚為息奔上氣

○瀉甚為嘔血微瀉為鼠

痺

○微滑為上下出血

○瘰在頸與腋之間為下

不勝其上

○心脈急甚為癰瘕微急

○緩甚為狂笑

其應喜酸

○為心痛引背食不下

○微緩為伏梁

在心下上下

○大甚為喉介微大為

小甚為善噦

行有時唾血

○心痺引背善淚出

○微小為消痺

○滑甚為善渴微滑為

○瀉甚為瘡微瀉為血

○心疝引臍小腹鳴

○溢為維厥耳鳴癰疾

急甚為妄言微急為

○緩甚為嘔微

肥氣在脇下如覆盆

○緩為水瘕痺

○大甚為內癰

陰縮數引小腹○小甚為多飲○滑甚為癰疽○瀉甚為溢
癰癰○脾脈急甚為癰癰○微急為膈○緩甚為痿厥
筋痺○中為飲食入而還出復沫○微緩風痿四
肢不用心慧○大甚為擊仆微大為疝氣○小甚為
然若無疾○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寒熱微
小為○滑甚為癰癰微滑○瀉甚為腸癰微瀉○腎
消痺○為虫毒蝮蝎腹熱○為內癰多下膿血○脈
急甚為骨痿癰疾微急為沉○緩甚為折脊微緩為
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洞洞者食不化下咽
還○大甚為陰痿微大為石水起臍下以○小甚為
出○至小腹腫垂垂然上至胃脘死不治○洞泄微
小為○滑甚為癰癰微滑為骨痿坐○瀉甚為大癰
消痺○不能起目無所見見黑花○微瀉為不月
為沉○附千金所述用刺合脈之法以治六腑者侯叅
痔

○大腸病為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于寒為病泄當臍而痛不能久立取育之原巨虛上廉三里

里○小腸病為小腹痛腰脊控睪而痛時窘之後為耳前熱肩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取巨虛下

廉按其所過○胃病者為腹脹胃脘當心而痛支經脈以調之○兩脇脇咽不通飲食不下取三里

○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澹澹如人將捕之咽中介介然數唾刺三里以下胃氣逆刺足少陽

血絡以○三焦病為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膽閉胆邵○便窘急溢則水留即為脹刺委陽○臍

病為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為肩上熱及足小指外廉跽蹠後皆熱若脈陷取委中

其五勞七傷六極與婦人三十六病皆非外邪深傷

經絡臟腑之病故不在數今附千金所述五勞七傷

六極以備攷

五勞者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者大
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

飽傷脾大怒氣逆傷肝強力舉重坐湿地傷腎形寒
飲冷傷肺憂愁思慮傷心風雨寒暑傷形大怒恐懼

不節傷志 ○六極者氣極血極筋
極骨極肌極精極也 ○又附婦人十二瘕九

痛七害五傷三因為三十六病者以備攷 ○十二瘕
者謂所

下之物一如青泥二如青血三如紫汁四如赤皮五
如膿痂六如豆汁七如葵莢八如凝血九如青血似

水十如米汁十一如月浣 ○九痛者一陰中痛傷二
十二如經度不應期也 ○陰中淋痛三小便即痛

四寒冷痛五月水來腹痛六氣滿注痛 ○七害者一
七汗出陰如虫嚙痛八脇下痛九腰痛 ○害食二害

氣三害冷四害勞五 ○五傷者一孔痛二中寒熱痛
害房六害妊七害睡 ○三小腸急牢痛四臟不仁五

子門○三因者一月水閉塞不通二然邪之所以只
絕產乳三羸瘦不生肌肉

傷陽所以只傷陰所以在表所以在裏所以在上所
以在下所以在脾胃則邪有清濁不等大小不同或
止飲食之異耳其所傷之時節淺深亦各于邪所中
時分之故曰五邪中人各有法度五邪者即下風寒
濕霧食也風為陽邪故中于前前者朝也衛也寒為
陰邪故中于暮暮者晚也榮也濕為濁邪故傷于下
霧為清邪故傷于上風性輕揚故令脈浮寒性飲束

故令脈急霧性清陽故走皮腠濕性陰濁故流關節
飲食脾胃主之故傷止脾胃不及經絡腠理極寒傷
經冬月陽不在外故無以外固而邪傷及經所以有
正傷寒之說也極熱傷絡夏月陽氣在外暑熱并之
汗出絡虛所以有痲痺中暑等病而無六經之傷寒
也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醫下之續
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體疼痛

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

註曰此言醫當知緩急先後之序也謂表裏分治常理也乃有表而復有裏倘因誤下而來不得如餘邪未清雙解表裏雖身疼痛不可治表謂稍緩而表邪將盡入內故曰急當救裏逮清便調而身仍痛又不得以餘邪畧之謂內既曾利稍緩而裏將復受表邪下利不止也故又曰急當救表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

註曰前乃驟病之先後此則久病之先後也卒者偶也故先之痼者堅固而難拔故後之

師曰五臟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為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也註曰此言五味能愈疾亦能增疾因五臟之喜好不同也故曰五臟各有所得者愈謂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心欲軟急食鹹以軟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

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脾苦
濕急食苦以燥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腎苦燥急
食辛以潤之則各得所濟而愈也然味有為各臟所
惡者如辛本肺之味氣病傷肺則辛走氣辛即為肺
所惡矣故曰氣病毋多食辛苦本心之味血病傷心
則苦走血苦即為心所惡矣故曰血病毋多食苦酸
本肝之味筋病傷肝則酸走筋酸即為肝所惡矣故
曰筋病毋多食酸甘本脾之味肉病傷脾則甘走肉

甘即為脾所惡矣故曰肉病毋多食甘鹹本腎之味
骨病傷腎則鹹走骨鹹即為腎所惡矣故曰骨病毋
多食鹹此因病而各有所惡非其本然也然有非因
病而惡原為本臟所不喜者多食則病生假如金畏
火苦為心火之味則肺金所不喜矣故曰多食苦則
皮膚槁而毛拔火畏水鹹為腎水之味則心火所不
喜矣故曰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木畏金辛為肺
金之味則肝木所不喜矣故曰多食辛則筋攣急而

爪枯土畏木酸為肝木之味則脾土所不喜矣故曰
多食酸則肉胝膈而唇揭水畏土甘為脾土之味則
腎水所不喜矣故曰多食甘則骨疼痛而齒落乃各
隨不喜之味所傷而為病也然五臟喜惡雖有定體
又有因病變易之理假如骨病既不應食鹹而忽暴
思鹹之類使非病氣鬱熱何以變其性情故曰必發
熱謂邪勝正則臟氣因邪而熱熱則所好反也

論曰所欲所苦五臟各得其相濟之味而愈固為補

偏救弊正理然變易為言則論所得又有在常理之外者不可不知假如恐為腎志恐過傷腎思為脾土思反勝恐寒為腎體寒極傷血燥能涸水燥可勝寒鹹為腎味過鹹傷血甘為土味甘反勝鹹怒為肝志怒過傷肝悲為肺金悲反勝怒風為肝主風極傷筋燥為金氣燥可勝風酸為肝味過酸傷筋辛為金味辛反勝酸思為脾志思過傷脾怒為肝木怒反勝思濕為脾化濕極傷肉風為木氣風可勝濕甘為土味

過甘傷肉酸為木味酸反勝甘喜為心志喜過傷心
恐為腎水恐反勝喜熱為心體熱極傷氣寒為腎主
寒可勝熱苦為心味過苦傷氣鹹為腎水鹹反勝苦
憂為肺志憂過傷肺喜為心火喜反勝憂熱非肺性
熱傷皮毛寒能救金寒可勝熱辛為金味辛傷皮毛
苦為心味苦反勝辛皆相反而相救此亦五臟各有
所得而病愈也因其病變則治之亦以變為得耳
夫諸病在臟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猪

金匱要略卷一
苓湯餘皆倣此

註曰見病治病此理之常此條何以上獨拈出在臟二字下專指一渴證又主一豬苓湯以為準則要知渴果止上焦燥熱則花粉為的藥矣如渴在胃則葛根為的藥矣如渴在陽分則白虎湯宜矣如渴屬太陽餘邪則五苓散宜矣唯渴在臟不專在腑而宜豬苓湯者則必以豬苓湯為攻其所得故仲景傷寒論中一云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

者猪苓湯主之一云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蓋前證少陰病病在下也後證小便不利病亦在下也病在下而熱邪又搏結水飲于中故必以此利水潤燥為的藥所謂隨其所得不等之泛然治渴也此治其原本法故曰餘皆倣此猪苓湯方

猪苓

去皮

澤瀉

茯苓

阿膠

滑石

碎各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烱

消盡溫服七合日三服

金匱要略論註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金匱要畧論註卷二

漢 張機 撰

嘉興徐彬 註

瘧濕暍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瘧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瘧

註曰此二條即傷寒論辨寒傷榮風傷衛法也取以爲瘧病剛柔之別省文也蓋瘧即瘧強直之謂也瘧

病必有背項強直等的證故既曰瘧即省文不言但
治瘧病剛柔之辨最為喫緊故特首拈無汗反惡寒
為剛有汗不惡寒為柔以示辨證之要領耳謂發熱
無汗惡寒本傷寒家證若瘧而項強背直者見之乃
衛陽與腎中真陽氣本相通今太陽經寒濕相搏而
氣侵少陰真陽不達故反惡寒也寒性勁切故曰剛
發熱有汗不惡寒本傷風而併陽明證若瘧而項強
背直者見之是太陽陽明傷濕而兼風非寒邪內侵

之比也風性溫和故曰柔非止項強而身體則軟為柔瘥也觀後括萎桂枝湯乃治柔瘥主方也註曰身體強凡几然可知

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瘥為難治

註曰古人以強直為瘥外證與傷寒相似但其脈沉遲弦細而項背反張強硬如發癰狀為異耳如前二條既以無汗有汗分剛柔為辨此復以脈沉細為辨謂太陽病發熱是表中風矣復加以濕纏綿經中內

挾寒氣令筋脈抽急而背項強直脈反沉細沉細者
寒濕用事邪欲侵陰之象也于是項背強直故名瘧
瘧脈本伏弦細則元氣憊即難治非瘧病另有脈浮
大者易治而此之沉細為難治也觀仲景前後無一
浮大字可知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 夫風病下之則瘧復發汗
必拘急 瘧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瘧

註曰瘧雖概為風寒濕所中然原其因多由亡血筋

無所榮邪得以襲之故仲景復原瘧病之由而曰太陽病果寒多本宜發汗太多則血傷不能榮筋而瘧病屬風不宜下下之則重傷其陰而瘧又發汗則陰陽兩傷而拘急若瘡家血本虛燥以疼痛為風而發其汗則液亡筋燥而不能和調乃亦為瘧雖汗下後或有邪乘然總以陰虛液脫為主故特詳其致瘧之因如此

論曰產後多致瘧陰虛液脫之故產後誤汗下而致

或亦有之故仲景不另出方聽人消息若兼嘔不能食則以小柴胡和之為主郭稽中治產後瘕另有小續命之說亦就邪多病甚者言之非概宜然也若中風證多有角弓反張者亦類瘕但中風強直其先必無太陽形證脈亦必浮大而非沉細弦遲故內經曰諸暴強直皆屬於風但陽主動陰主靜是當以強直而安靜主濕強直而搖擗屬風此治中風辨法也千金謂溫病熱入腎中亦為瘕小兒癰熱盛亦為瘕亦

中風類也難知云傷寒症證五種皆屬太陽若頭低
視下手足牽引肘膝相構陽明症也若一目或左或
右并一手一足搖擗者少陽症也太陽固屬風寒陽
明少陽亦風火熱之內作中風類也皆當兼養陰清
熱為治若此所論症雖外感風寒濕不同然由亡陰
筋燥則一矣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
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症病也若發其汗者寒濕相得

其表益虛即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脈暴腹脹大者為欲解其脈如故反伏弦者瘥 夫瘥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

註曰前言無汗反惡寒為剛瘥有汗不惡寒為柔瘥此辨瘥之法非瘥家本證也故復舉瘥證之最備者以詳病時之形狀且言治之不得過汗而脈有常體也謂病者身熱太陽表邪本盛乃因血液衰少之人寒邪復挾濕搏結衛中陽氣不下而足寒濕隨太陽

經下項稍侵陽明而頸項強急真陽不達于表而惡寒于是太陽經無非寒濕而格熱于上為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太陽主開寒濕搏之開閤不利不能發聲而卒口噤液衰邪盛筋失所養而背反張此瘥病本然之形證也因而發其汗或寒為濕所纏而不去徒汗虛其表耳故曰寒濕相得其表益虛則惡寒益甚

太陽

發汗已脈上下不動而中行如蛇正虧邪亦

衰矣乃忽腹脹大是經絡之邪欲從內出故曰為欲

解脈平復如故反伏而弦是寒邪留經瘧病仍在也
又瘧家之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脈經亦曰瘧家
脈伏堅直上下總不離于沉緊今之伏弦亦沉緊類
耳

論曰諸瘧項強皆屬于濕乃仲景論瘧前後未嘗重
濕為言即後出方藥味亦不專主濕僅于此云寒濕
相得畧露機倪後立三方仍治風寒或內驅熱可知
瘧症之濕非濕流關節之比彼乃浸淫為病燥濕為

主此則風寒為微濕所搏故仍以治本為急也曰然則瘧症之濕從何來乎不知瘧之根原由亡血陰虛其筋易強而瘧之濕乃即汗餘之氣搏寒為病也故產後血虛多汗則致之太陽病汗太多則致之風病原有汗下之而并耗其內液則致之瘡家發汗則致之此仲景明知有濕而不專治濕謂風寒去而濕自行耳

瘧病有灸瘡難治

註曰治瘧終以清表為主有灸瘡者經穴洞達火熱內盛陰氣素虧即後括萐桂枝湯葛根湯嫌不達熱大承氣更慮傷陰故曰難治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几几然脈反沉遲此為瘧括萐桂枝湯主之

註曰此為瘧證有汗不惡寒者主方太陽病其證備者身熱頭痛汗出也身體強即背反張之互辭几几然即頸項強之形狀脈反沉遲謂陽證得陰脈此瘧

脈之異于正傷寒也其原由筋素失養而濕復挾風以燥之故以桂枝湯為風傷衛主治加括萋根以清氣分之熱而大潤其太陽經既耗之液則經氣流通風邪自解濕氣自行筋不燥而痊愈矣

括萋桂枝湯方

括萋根

三兩

桂枝

三兩
去皮

甘草

二兩

芍藥

三兩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六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

服一升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瘧葛根湯主之

註曰剛瘧之背項強直而無汗發熱又反惡寒原屬寒濕居中陰陽兩傷之象有如發熱為太陽病矣無汗乃寒傷榮本證也此時邪尚在表不在裏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明是太陽隨經之邪自腑侵臟動其衝氣且口噤不語是太陽主開而反閤聲不得發則陰

陽兩傷勢必強直惡寒所不待言故曰欲作剛瘕藥
用桂枝全湯加葛根麻黃風寒兼治也然足陽明之
脈起于鼻交頰中旁納太陽之脈故自太陽而侵及
陽明勢將頸項強不已而漸胸滿特以葛根主之以
杜兼并之勢為無汗剛瘕主方且桂枝原能治衝氣
也

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黃

三兩
去節

桂枝

二兩
去皮

甘草

二兩
炙

芍藥

二兩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瘥為病胸滿口噤卧不着席脚攣急必介齒可與大承氣湯

註曰前用葛根湯正防其寒邪內入轉而為陽明也若不早圖至背項強直外攻不已內入而胸滿太陽之邪仍不解氣閉而口噤角弓反張而卧不着席于

是邪入內必熱陽熱內攻而腳攣介齒蓋太陽之邪并於陽明陽明脈起於腳而絡於齒也故直攻其胃而以硝黃枳朴清其熱下其氣使太陽陽明之邪一并由中土而散此下其熱非下其食也

大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酒洗

厚朴

半觔炙去皮

枳實

五枚炙

芒硝

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枳朴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

服得下餘勿服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中濕亦曰濕痺其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註曰此論濕之挾風而濕勝以致痺着者謂發熱惡風太陽病也乃濕勝而疼痛太陽病來邪自表入濕挾風風走空竅故流關節關節者機關湊會之處也風氣滯于中故逼心而煩然風為濕所搏而失其風之體故脈沉而細即知濕勝即名中濕亦曰濕痺痺

著不去也氣既為濕所痺則氣化不敏或小便不利
大腸主津濕則反快而不艱澹也病風者多燥閉故
以濕勝而快者為反耳但當利其小便者便利而氣
化氣化而濕行見不必徂于太陽而治風亦非痛在
骨節而當溫散之比矣

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薰黃也

註曰此言全乎濕而久鬱為熱者謂濕挾風者風走
空竅故痛止在關節若單濕為病則浸淫徧體一身

金匱要略卷之八
卷二
盡痛不止關節矣然濕久而鬱鬱則熱故發熱熱久而氣蒸于皮毛故疼之所至即濕之所至濕之所至即熱之所至而色如薰黃薰者濕為濁陰鬱則熱燥故色黃復帶焦黑而不亮也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覆被向火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註曰此言濕家有榮熱氣寒上下內外相阻者詳其

證以別之謂濕家有但頭汗出寒濕格陽在頭也然
其人經中寒濕相搏而背強又不耐寒而欲覆被向
火明是表邪偏阻外熱內寒倘不待變熱而早下之
所謂攻其熱必噦矣或上焦陽不足而胸滿膀胱熱
而小便不利且舌上如胎非胎明是丹田有熱而小
便不利胸上有寒而胸滿舌胎即使渴欲得飲然不
能飲仍非上熱之渴乃因下焦榮分熱而欲水上焦
氣分寒而不能飲徒口燥煩也則所以調其寒熱而

和其上下治濕者可不另具一變通之法乎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註曰濕在人身經絡肌腠間病也大腑者人身元氣之關若動大腑則經絡之邪不去而元氣頓削故治濕始終不可下觀首章云但當利其小便後章云法當汗解可知矣即後仲景治濕方但有溫以燥之法有風以燥之法東垣師其意有升陽除濕湯有羌活

勝濕湯此始終不可下之明驗也雖仲景有下之早則噦句似乎太早不可而後則可下也不知此為頭汗而表未解者慮其有內入之事表邪內入則可下矣非言治濕可下也故曰濕家下之則陽虛者因寒下之藥驟然攻之腎陽先脫腎先病心為應額為心部而腎水乘之則額上汗出微喘孤陽上脫也更小便利則上下交脫矣故死若其人上焦之陽未至于脫而下利不止腎為陰主二便不止是陰脫也故亦死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
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大出
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
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註曰此言風濕兩平者當汗解而不可過也謂風濕
相搏疼痛法原當汗解值天陰雨則濕更甚可汗無
疑而不愈何故蓋風性急可驟驅濕性滯當漸解汗大
出則驟風去而濕不去故不愈若發之微則出之緩

緩則風濕俱去矣然則濕在人身粘滯難去驟汗且不可而況可驟下乎故前章曰下之死此但云不愈見用法不當而非誤下比也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納藥鼻中則愈

註曰此言濕之搏寒而偏于頭者不當服湯藥也謂濕家身疼發熱其常也因濕鬱而面黃又邪氣內侵

為喘為煩似中外有邪然頭痛鼻塞則在頭為甚且脈大是中不弱也能飲食腹中和矣雖有煩喘乃經中之邪內侵而內實無病邪獨在頭矣故曰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病在上者宜從上越之故曰納藥鼻中則愈非責肺也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註曰濕雖宜汗但前云大出則濕反不去則知汗中

自有法故以麻黃湯為發汗之主而加朮一味以為固本清濕之地則內外兩得矣然發汗雖亦有火攻之法而非濕家也故又戒之

麻黃加朮湯方

麻黃

二兩
去節

桂枝

二兩
去皮

甘草

一兩
炙

白朮

四兩

杏仁

七十箇
去皮尖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汗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之病傷于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註曰此言濕有偏於風而積漸內著者治當微發汗以止其內入而安肝脾也謂濕流關節痛止關節一身盡疼發熱則是濕由皮毛徧體蒸鬱不止關節矣但未淫於肌肉故身不重風為濕所搏故無汗至日晡尤劇日晡為申酉時金之氣肺主之肺之合皮

毛明是風濕從肺之合而浸淫內著至肺金旺時助邪為虐而加甚與濕從下受者不同故曰此為風濕然皮毛受邪風何以夾濕所以知因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故以麻杏利肺氣微發汗以清皮毛之邪但肺病必傳肝皮毛必及肌肉故以薏苡炙草壯筋悅脾而去風勝濕比前方去桂朮加薏苡而炙草獨多餘劑概輕治在上故小其制也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黃

錢五

杏仁

十箇去皮尖

薏苡

錢五

甘草

炙一兩

右剉每服四錢匕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有微汗
避風

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

註曰此言風濕中有脾氣不能運濕不為汗衰者又
不得泥微發汗之例謂上條之一身盡疼邪雖徧體
正氣猶能自用且發熱則勢猶外出也假若身重則
肌肉之氣濕主之雖脈浮汗出惡風似邪猶在表然

濕不為汗解而身重如故則濕欲搏風而風熱盛不
受搏反搏肌肉之正氣明是脾胃素虛正不勝邪外
風內濕兩不相下故以朮甘健脾強胃為主加芪以
壯衛氣而以一味防已逐周身之風濕謂身疼發熱
之濕邪尚在筋腠此則正氣為濕所痺故彼用薏苡
炙草靖內以佐麻杏所不逮此反用芪朮甘為主協
力防已以搜外之風濕蓋濕既令身重則雖脈浮汗
出惡風不可從表散也然薑多而棗少宣散之意在

具中矣

防已黃芪湯方

防已

一兩

黃芪

一兩

甘草

五錢
炒炙

白朮

七錢
五分

右剉每抄五錢匕生薑四片大棗一枚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喘者加麻黃五錢胃中不和者加

芍藥三分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陳寒者

加細辛三分服後當如虫行皮膚中從腰下如水

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以下溫令有微汗差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如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註曰此言風濕有在傷寒後而兼陰分虛寒者即當顧其本元而分別行陽燥濕之法謂傷寒八九日正邪解之時乃因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言熱不言汗則表邪欲解而熱微使嘔且渴則裏有熱而口不嘔渴則脈浮風也浮而虛濇寒濕在內

而外陽不行也故以桂枝湯去芍加附以開寒痺并
行通體之風濕然桂枝所以行營衛而走表者若大便
堅小便利是表裏無病病在軀殼無取治表即去
桂加朮以壯腸胃之氣使燥濕之力從內而出則風
之挾濕而在軀殼者不從表解而從熱化也故曰其
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朮附竝走皮中云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

四兩
去皮

附子

三枚
炮
去皮

甘草

二兩
炙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白朮附子湯方

白朮一兩

附子一枚
炮去皮

甘草二兩
炙

生薑一兩
半切

大棗六枚
劈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註曰此言風濕有痺甚而痛多者謂風濕相搏以致骨節疼煩掣痛甚乃風入增勁不能屈伸近之則痛劇是骨肉皆痛痛極而痺矣因而外濕汗出內濕短氣氣不宣化而小便不利且復內虛惡風不欲去衣形為風氣所鼓而微腫則寒濕勝而陽不行故以

未附甘壯其腸胃之氣而以桂枝大行其陽此與前
去桂加白朮湯彼以不嘔不渴大小便如常故去桂
但將薑棗以宣其上焦之氣使仗附子大力而行其
濕此則內外骨肉無往不痺非薑棗所能宣通故不
用薑棗加桂枝謂行榮衛之氣而開其痺著非此不
能耳

論曰濕有因病轉者有積漸浸淫者有因濕轉熱者
有下熱而胸仍寒者有上濕而下仍寒者總是濕性

粘滯挾風則上行因虛或寒則偏阻積久則痺著故
仲景首揭太陽病變濕痺者病後也次言身疼變黃
者久病也又言上寒下熱者因虛偏阻而上下之間
為熱為寒正未可知也性命關頭在內之元氣故始
終戒下忌洩而治法唯發汗滲濕為主外有痺著兼
補之內有積寒兼溫之所出凡六方約三法麻黃加
朮湯麻杏薏苡甘草湯發汗法也防已黃芪湯開痺
滲濕法也桂枝附子湯去桂加白朮附子湯行濕溫

下法也若利小便或搐鼻皆不出方此有定法也東垣因陰囊腫大立升陽除濕湯藥用升柴羌獨活藁防草蔓荊升散其濕而歸芪蒼朮培其主氣因濕兼頭痛立羌活勝濕湯藥用羌獨荊防升柴而兼黃芩猪苓輩清熱化濕可輔仲景不逮內經曰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腠短小筋弛長腠短為拘弛長為痿因于氣為腫仲景不言及此濕之變則從痿從腫論治若濕勝則濡瀉濕勝不欲食亦不言及皆濕

症中所有非驗濕的證耳余治一久濕挾風痰者身
痛而痺飲食不進以苓半蘇朴薤白括萋輩二劑愈
濕雖不可下痰滯宜清也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

二兩炙

附子

二枚炮

白朮

二兩

桂枝

四兩去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初
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止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
者服六七合為佳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訖遲小便
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
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
甚

註曰此即絜古所謂靜而得之為中暑為陰證也蓋
暍即暑也太陽中暍者太陽脈為一身之外衛凡六
氣之感無不由之故暑亦必由太陽入唯太陽故發
熱惡寒夏月氣溢孫絡于時濕土司令傷暑或更兼

水故身重而疼痛暑熱必傷氣故弦細芤遲虛脈也然暑非中熱之謂暑熱內受陰寒外束即東垣所謂廣廈納涼之類故無汗不渴兼濕則重痛也但膀胱主一身之外大熱傷絡絡在外與膀胱相應故小便已則洒洒然毛聳者有之謂絡有邪小便已而氣收有如毛豎此膀胱與絡相應之象也膀胱之經既受暑邪而過強則腎臟氣弱陽氣不能順接故手足逆冷者有之此臟與腑虛實不調而氣阻也暑既為涼

所閉熱乃內聚于心勞則火動并之故小有勞身即
熱腎雖未受邪然膀胱腑病則腎陰受燥齒乃骨之
餘前板齒尤督脈所注故口開前板齒燥若此者暑
熱傷氣而不傷形邪原不深和中而宣發之在人臨
證消息故仲景不出方但曰發其汗則惡寒甚猶之
濕家發汗其表益虛則惡寒甚也又曰加溫針則發
熱甚火熱傷榮氣也又曰數下之則淋甚謂暑初未
入腹下之而膀胱受暑乃燥陰為淋也火汗下既為

所戒則治法從可推東垣主大順散底近之然輕重不同亦勿泥或可吐吐之

太陽中熱者渴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註曰此即絜古所謂動而得之為中熱為陽證也謂太陽直中暑熱此正暑也暑則熱盛而汗出暑則挾邪而惡寒然雖惡寒暑之傷人心先受之故身熱而渴熱必傷氣故治以白虎加人參湯或用蒼朮白虎

湯謂季夏濕土用事故亦兼陰濕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

六兩

石膏

一斤
碎

甘草

二兩
炙

粳米

六合

人參

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註曰此亦靜而中暑之類

闕

陰

闕

身受

闕

過暑在絡為傷無

闕

遲若此之

身熱疼重

闕

氣

闕

矣然中氣

闕

冷水水行

闕

重也水

闕

而內氣復

闕

其有形而不

闕

之氣但當調補其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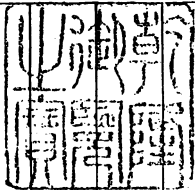
闕

可知所以不立方歟

一物瓜蒂湯方

瓜蒂二十箇

右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金匱要略論註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金匱要畧論註卷十一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程泰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劉玉麟

欽定四庫全書

金匱要畧論註卷三

漢 張機 撰

嘉興徐彬 註

百合狐惑陰陽毒

論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嘗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欲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

靈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
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漸漸然者四十日愈若溺時
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
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後見者各隨
證治之

註曰此言傷寒虛勞之人都有正氣不能禦邪致浸
淫脉現證雜亂不能復分經絡曰百合病謂周身百
脉皆病然若有所宗而主之以致各病而各不能專

持其病者但覺行住坐卧飲食皆妨而寒熱口苦便

赤吐利諸症且得藥則劇身形反如和毫無可捉摸

而唯其脉微數似屬

闕

轉為患現證不能

食默默不能卧似屬

闕

口苦似屬少陽小便

赤似屬太陽吐利似屬三焦腑病未深入臟故恐邪

久留連陽經搏結于腦則猝難脫身而非不治之病

但于溺時而頭痛者知其深曰六十日愈謂月再週

而陰勝則傷邪自平也頭不痛而淅淅然則病稍淺

矣快然而頭眩則邪更淺矣故愈日以漸而速也至其病發之先後遠近無非視內氣并邪蓄之淺深故曰各隨證治之乃千金曰其狀惡寒而嘔者病在上焦也二十三日當愈其狀腹滿微喘大便堅三四日一大便時復小溏者病在中焦也六十三日當愈其狀小便淋瀝而難者病在下焦也三十三日當愈各隨證治之則知此病有搏邪在內而微有三焦之分者其治法又當分三焦而和之可知矣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註曰十二經絡皆朝宗于肺而氣口成寸乃仲景註百合病云百脉一宗悉致其病豈非謂百脉之病無可名狀一宗于肺而為病乎百合者味甘平微苦色白陽中之陰補肺藥也觀其用之為主而即以百合名病則仲景因肺為治之意不更曉然乎然不明言肺何也蓋百合病乃傷寒餘邪留連陽經而浸淫于

各腑之陰無正氣以統之各自為病互相牽引若出一宗而現證無一是肺則知病雖不在肺而肺之治節實不行矣故以百合之夜合屬陰色白歸肺辦辦相附無往不合者補肺之正氣以合于他臟而理其滯者為主其在汗後者汗過傷陽陽虛熱鬱不可攻補故以百合同知母之保肺清胃而滋腎者以養其陰加之泉水以清其熱而陽邪自化也其在下後者下多傷陰虛邪在陰陰虛火逆攻補無益故以百合

同滑石之通竅代赭之鎮逆者以通陽氣加之泉水以瀉其熱而陰氣自調也

百合知母湯方

百合

七枚

知母

三兩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後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滑石代赭湯方

百合

七枚

滑石

三兩 碎

代赭石

如彈丸 碎 綿裹

右先以水洗百合浸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去渣取一升後合和重煎分溫服

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雞子湯主之

註曰吐傷元氣而陰精不上奉故百合病在吐之者須以雞子黃之養陰者同泉水以滋元陰協百合以行肺氣則氣血調而陰陽自平

百合雞子湯方

百合

七枚

雞子黃

一枚

右先以水洗百合浸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雞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

註曰既不經吐下發汗則無傷陰傷陽之可慮但病形如初初者即傷寒論所謂太陽病是也如初不解是陽經之困極而陰氣亦耗竭矣心為五臟之主故

以生地之涼血補心者同百合泉水養陰以化其陽
經之久邪

百合地黄湯方

百合

七枚

生地黃汁

一升

右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
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
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註曰渴有陽渴有陰渴若百合病一月不解而變成渴其為陰虛火熾無疑矣陰虛而邪氣蔓延陽不隨之而病乎故以百合洗其皮毛使皮毛之竅得其平而通氣于陰即是肺朝百脉輸精液於皮毛脉合精行氣于腑之理食煮餅假麥氣以助精液也勿食鹽豉恐傷陰血也

百合洗方

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一宿洗身洗後食煮餅

勿食鹽豉

金匱要略卷三
百合病渴不差者括萸牡蠣散主之

註曰渴不差是雖百合湯洗而無益矣明是中之陰氣未復陰氣未復由于陽亢也故以括萸根清胸中之熱牡蠣清下焦之熱與上平陽以救陰同法但此從其內治可故不用百合而作散

括萸牡蠣散方

括萸根

牡蠣熬等分

右為細末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註曰仲景嘗謂發于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則知變發熱者內熱不已淫于肌膚而陽分亦熱故以滑石清腹中之熱以和其內而平其外兼百合壯肺氣以調之不用泉水熱已在外不欲過寒傷陰故曰當微利謂畧疏其氣而陰平則除也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

一兩炙

滑石

二兩

右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熱則除
百合病見于陰者以陽法救之見于陽者以陰法救之
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為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
為逆

註曰此段總結全篇謂百合病同是內氣與傷寒餘
邪相併留連無已不患增益而患因循故病在下後
及變渴渴不止所謂見于陰也勢必及陽至陽亦病
而無可為矣故以滑石通徹其毛竅之閉百合利其

皮毛之陽在內之陽燥枯萎壯蠭養其腹內之陽陽
得其平陰邪欲傳之而不受則陰經之邪漸消矣所
謂以陽法救之也病在汗後及下後及病形如初及
變發熱皆所謂見于陽也勢必及陰至陰亦病而無
可為矣故以知母闕

之陰雞子養其血分之

陰生地壯其

闕

發于肌表者滑石以和其

腸胃之陰

闕

邪欲傳之而不受則陽中之

邪漸消矣所謂以陰法救之也然而救也非攻也若

用汗下之法則是攻矣故見陽攻陰陰虛陽將襲之而況云救乎然使陽即有欲襲之勢非陽之強也故曰復發其汗此為逆謂初誤在攻陰此又誤在治陽也見陰攻陽陽虛陰將襲之而況云救乎然使陰即有欲襲之勢非陰之強也故曰乃復下之此亦為逆謂初誤在攻陽此又誤在治陰也

論曰陽法陰法即和陰和陽之法也以此相救即和其未病意內經所謂用陰和陽用陽和陰也故諸治

法皆以百合補肺而使流氣于腑所謂氣歸于權衡
權衡以平也皆以泉水清邪熱而使受成于肺金所
謂炎蒸得清肅而萬物容平也但病見陽加一二味
以和其陰病見陰加一二味以和其陽耳或曰滑石
亦屬陰品以為和陽藥何也曰氣屬陽竅通陽小便
利則氣化滑石色白味淡陰中陽藥也能利竅通便
則氣暢氣暢而陽自和也或曰然則滑石既以和陽
運後變發熱又以之和陰何也曰百合病至發熱此

又陰病不已而陽乃併病與陽獨病不同故外既熱
且安其內而以滑石之涼寒潤下者主之然即不敢
與泉水並用以大傷其陰則內陰自和而外陽無忤
亦所謂陰法救之也若渴不瘥者乃百合變渴既和
皮毛之陽而不應則陰中之陽必燥矣花粉牡蠣皆
味輕色白陰中陽藥以之退陰火而復元陽故亦能
和陽也

狐惑之為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卧起不安

內外不自適也。于是毒盛在上，侵蝕于喉，為惑，謂熱淫如惑，亂之氣感而生，蠱也。毒偏在下，侵蝕于陰，為狐，謂柔害而幽隱如狐性之陰也。蝕者若有食之而不見其形，如日月之蝕也。濕熱既盛，陰火傷胃，不思飲食，惡聞食臭矣。面者陽明之標，目者厥陰之標，內有毒氣去來，故乍赤乍黑，乍白變現不一。然上部毒盛，則所傷在氣而聲啞，藥用半夏、瀉心湯，謂病雖由濕熱，毒使中氣健，運氣自不能逆，而在上熱何能聚。

而在喉故以參甘薑棗壯其中氣為主苓連清熱為臣而以半夏降逆為佐也下部毒盛所傷在血而咽乾喉屬陽咽屬陰也藥用苦參薰洗以去風清熱而殺虫也蝕于肛則不獨隨經而上侵咽濕熱甚而糜爛于下矣故以雄黃薰之雄黃之殺虫去風解毒更有功也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

四兩

黃芩

三兩

乾薑

三兩

半夏

半升

黃連

一斤

大棗

十二枚劈

人參

三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

一升日三服

參雄薑方

苦參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燂洗日三雄
黃一味為末筒瓦二枚合之燒向肛燂之

病者脉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兩日
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

豆當歸散主之

註曰此言人病濕熱侵陰有類于狐惑而加甚者故
繼狐惑證而曰病者乃槩詞如驚悸篇中論瘀血先
提病人病者起非即指狐惑病也觀後用藥絕不同
于治狐惑可知矣謂脉數陰分熱也無熱不在表也
更微煩默默但欲卧汗出陰分熱可知但初得之僅
止于熱故二三日目赤如鳩眼目通于厥陰熱氣乘
之故赤鳩也七八日熱極而肌傷則四背黑火乘

胃則反能食肌傷則膿故曰膿已成也然狐惑但欲眠此言欲卧則昏然欲睡乃邪獨乘陰而更甚矣藥用赤豆當歸者赤小豆善去濕而解毒清熱當歸辛散主下焦陰分之病故以此引豆入血分而去其濕熱毒非補之也

赤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

三升浸令毛出曝乾

當歸

十兩

右二味杵為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湯主之

註曰內經云傷于寒皆為熱病然邪在陽經久而熾盛則為毒矣故有陽毒之病其病乃熱淫榮衛搏結于胃上于咽喉總是陽熱故熾于上焦而肝脾之陰不交面者陽明之氣所注故火熱盛而面赤斑斑如錦也咽喉雖有陰陽之分大火所衝玉石無分故咽喉俱痛也陽經熱盛心火并之心主血則化而為膿

病在上焦故唾也陽毒病甚雖非傷寒傳經之比然
人身經脉遞運五日經氣未徧故可治七日則陰陽
經氣已週而再行故不可治藥用升麻鱉甲湯此熱
搏氣血不可直折故以升麻合生甘草升散熱毒為
主而以雄黃解毒為臣鱉甲當歸以理其肝陰為佐
蜀椒導其熱氣為使非陽毒反起于陰經而用鱉甲
也蓋治病之法病在陽必兼和其陰即兵家伐魏救
趙之法耳亦即所謂病見于陽以陰法救之也然非

補也

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註曰寒邪直中陰經久而不解則為毒矣故有陰毒之病其病乃直中于腎浸淫肝脾寒氣凜烈所至疼痛面目者肝脾之精所及也土受寒侵木乃乘之故色青寒侵肌肉與衛氣相爭故痛如被杖咽喉亦痛者少陰脉上至咽故有伏寒者咽必痛喉雖屬陽痛

甚則氣相應也然邪總以相傳而深深則難治故亦
曰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藥用升麻鱉甲獨去蜀椒
雄黃者蓋陰邪為毒雖陰亦有陰燥之氣則溫之無
益即攻之亦偏而鮮濟故去蜀椒之溫雄黃之猛而
但以鱉甲當歸走肝和陰以止痛升麻甘草從脾升
散以化其寒謂直折而有剛燥之患不若辛平而得
散解之功也

升麻鱉甲湯方

升麻

二兩

蜀椒

一兩炒
去汗

雄黃

五錢
研

甘草

當歸

一兩

鱉甲

手指大
一片炙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出汗

陰毒去蜀椒雄黃

金匱要畧論註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金匱要畧論註卷四

漢張機撰

嘉興徐彬註

瘧病

師曰瘧脉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
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針灸也浮大者可
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註曰瘧者半表裏病而非驟發之外病也故內經曰

夏傷于暑秋必痲癰又曰先傷于寒後傷于風為寒
癰又曰先傷于風後傷于寒為溫癰又曰在皮膚之
內腸胃之外唯其半表裏則脉必出于弦蓋弦者東
方甲木之氣經屬少陽乃傷寒之陰脉而雜證之陽
脉也證在表裏之界脉亦在陰陽之間故曰癰脉自
弦自者謂感有風寒而脉唯自弦也于是脉既有一
定之象而兼數為熱兼遲為寒此其大綱也若治之
法緊亦寒脉也小緊則內入矣蓋脉以大者為陽則

小緊而內入者為陰陰不可從表散故曰下之愈遲

既為寒溫之無疑弦緊

不沉

寒脉而非陰脉非陰故可

發汗針灸也。瘧脉緊弦而忽浮大知邪高而淺高者
越之故曰可吐。雖然半表裏者少陽之分也。少陽病
禁汗吐下而瘧何獨不然。乃仲景亦出汗吐下三法
謂邪有不同畧傍三法以為驅邪之出路非真如傷
寒之大汗吐下也不獨汗吐下不可恃邪既留連難
出即藥亦不可恃矣。故仲景既曰弦數者多熱又申

一義曰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見多熱不已必至極熱熱極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于胃坐耗津液陽愈偏而不返此非可徒求之藥須以飲食消息止其熾熱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于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瘥當月盡解如其不瘥當云何師曰此結為癥瘕名曰瘧毋急治之宜鱉甲煎丸

註曰瘧邪居少陽之分不內不外此衛氣所往還也
衛行陰陽瘧邪憑之更實更虛則正邪之相勝自不
外天之陰陽為消長天氣以半月而更天氣更則人
身之氣亦更不則天人之氣再更其瘧邪縱盛亦強
弩之末矣故曰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瘥
當月盡解謂月自虧而圓自圓而虧又進而生魄則
天氣之生亦可知自滿而空自空而滿又退而減則
邪氣之消亦可知設又不瘥則正氣漸充而不受邪

乃從脇肋肝分假物成形故曰此結為癥瘕然前此邪無依據陰陽變易愈日可期既有癥瘕則邪憑之以自固而邪反有根故曰瘕母既可自無而有則必自微而巨將邪勝正消漫無愈期故曰急治之藥用鱉甲煎者鱉甲入肝除邪養正合鍛灶灰所浸酒去癥故以為君小柴胡桂枝湯大承氣湯為三陽主藥故以為臣但甘草嫌柔緩而減藥力枳實嫌破氣而直下故去之外加乾薑阿膠助人參白朮養正為佐

瘕必假血依痰故以四蟲桃仁合半夏消血化痰凡
積必由氣結氣利而積消故以烏扇葶藶利肺氣合
石膏瞿麥清邪熱而化氣散結血因邪聚則熱故以
牡丹紫葳去血中伏火膈中實熱為使千金方去鼠
婦赤硝而加海藻大戟以軟堅化水更妙

鰲甲煎丸方

鰲甲

十二分
炙

烏扇

三分
燒

黃芩

三分

柴胡

六分

鼠婦

三分
熬

乾薑

三分

大黃

三分

芍藥

五分

桂枝

三分

葶藶

一分

石韋

三分

厚朴

三分

牡丹

五分

瞿麥

二分

紫葳

三分

半夏

一分

人參

一分

蜃虫

五分

阿膠

三分

蜂窠

四分

赤硝

十二分

蜣螂

六分

桃仁

二分

右二十三味為末取鍛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

浸灰俟酒盡一半著蠶甲十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

取汁納諸藥煎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

欲嘔名曰痺瘡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腕肉

註曰此即節畧內經肺素有熱而偶受風寒內藏于心外舍分肉但熱不寒之痺瘡也故仲景似叙似釋曰肺熱氣實及發時陽盛總是陰氣孤絕則陽氣獨發獨發則熱甚熱甚則傷氣而少氣氣少而熱不散則煩冤陰絕則手足熱煩冤不已則嘔此痺瘡所由名也若但熱不寒之故乃獨發于陽氣不及陰則病

全在陽上焦受之上焦唯心與肺但熱故知邪氣內
藏于心熱及肌膚故知外舍分肉壯火食氣故知必
消燍脫肉然則心氣既熱不先燍肺而為外熱何也
蓋肺氣素實邪自外來故曰藏于心與心虛而熱叔
于內者不同故不能燍肺但外熱然至消燍脫肉則
久而漸及肺矣

溫瘧者其脉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
桂枝湯主之

註曰內經論瘡除痃瘡為瘰言止有先寒後熱先熱後寒及但熱不寒三項故止有寒瘡溫瘡痺瘡三名其溫瘡二段似有淺深之分不知先熱之瘡不恒有因與寒瘡辨先後複提在前乃即冬邪藏腎而發必先熱者也非另有先傷于風在皮膚腸胃間與後傷之寒亦在皮膚腸胃間而發時絕異冬傷于寒之溫瘡也然則先熱之溫瘡其熱多正與痺瘡同一機局故仲景總挈一溫瘡二字而下所註則身無寒但熱

骨節疼煩時嘔皆痺瘧之證但曰脉如平以比瘧脉
自弦者有別謂冬不藏而受邪之溫瘧與肺素有熱
而加外感之痺瘧皆邪不專少陽故主以白虎加桂
枝湯是從太陽陽明之例為治而專清上焦之熱也
溫瘧較痺瘧似關發于腎不宜專治上焦不知溫瘧
遇暑汗泄邪氣與汗皆出則既出之餘邪亦唯治上
焦表分為急矣蓋邪原自表來則從表驅出之為正
耳不然仲景溫瘧二字謂指先熱之溫瘧則冬傷腎

之溫瘧仲景豈真列之虛損而不出方乎此之溫瘧
方若謂專指冬傷腎之溫瘧故不明言治痺瘧豈瘧
瘧非瘧而不出方乎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

六兩

石膏

一觔

甘草

二兩

粳米

二合

桂

去皮
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服一云右剉每五錢水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汗

出愈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

註曰先寒後熱既為寒瘧乃有心氣素虛外邪襲之
挾有形之涎為依傍邪因心胞氣不能透肌表而多
寒者蓋先傷無形之寒邪復內入并涎為有形之寒
寒實傷心故名牡瘧心為牡藏故也後人以單寒為
牝誤也唯無形之寒挾有形之涎則心胞內之邪為
外所困而不能出故以蜀漆劫去其有形之涎蓋常
山能吐瘧而蜀漆為常山之苗性尤輕虛為功于上

也雲母甘平能內除邪氣外治死肌有通達心脾之
用龍骨收濕安神能固心氣安五臟故主以蜀漆而
以二藥為佐也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

雲母燒二日夜

龍骨等分

右三味杵為散末發前以漿水服半錢已 溫瘧加
蜀漆半分臨發時服一錢已

附外臺秘要三方

牡蠣湯治牡瘡

牡蠣

四兩

麻黃

四兩
去節

甘草

二兩

蜀漆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註曰牡瘡槩由邪擾心胞使君火不能外達故以牡蠣之鹽寒軟堅散結兼能安腎而交心者為君仍以蜀漆吐其邪而加麻黃甘草以助外達之勢柴胡去半夏加括蕒根湯治瘡病發渴者亦治勞瘡

柴胡

八兩

人參

黃芩

甘草

各三兩

桔槩根

四兩

生薑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
溫服一升日二服

註曰傷寒論寒熱往來為少陽邪在半表裏故也瘧
邪亦在半表裏故入而與陰爭則寒出而與陽爭則
熱此少陽之象也是謂少陽而兼他經之證則有之
謂他經而全不涉少陽則不成其為瘧矣所以小柴

胡亦為治瘡主方渴易半夏加括萆根亦治少陽成
法也攻補兼施故亦主勞瘡

柴胡桂薑湯治瘡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
如神

柴胡

半

桂枝

三兩
去皮

乾薑

二兩

括萆根

四兩

黃芩

三兩

甘草

二兩
炙

牡蠣

二兩
熬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
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註曰胸中之陽氣散行于分肉之間今以邪氣痺之
則外衛之陽鬱伏于內守之陰而血之痺者既寒凝
而不散遇衛氣行陽二十五度而病發其邪之入榮
者既無外出之勢而榮之素痺者亦不出而與陽爭
所以多寒少熱或但寒不熱也小柴胡本陰陽兩傳
之方寒多故加桂枝乾薑則進而從陽痺着之邪可
以開矣更加牡蠣以固其堅壘則陰陽豁然貫通而
大汗解矣所以云一劑如神也此喻師之論妙極故

全錄之

論曰瘧之發也內經先言水氣與衛氣并居又言邪客于風府是風府為邪客之所而衛氣中未嘗無并居之邪也不知邪氣與衛氣不得渾言且甚惡其并何也蓋衛氣與邪相并則病作與邪相離則病休并于陰則寒并于陽則熱離于陰則寒已離于陽則熱已故王宇泰謂寒多者宜升其陽不并于陰則寒自己熱多者宜降其陰使不并于陽則熱自己寒熱

交作者一升一降而以滲利之藥從中分之使不交
并則愈因製一主方柴胡一錢五分升麻葛根防風
羌活各五分俱甘辛氣清使升陽氣離于陰而寒自
已知毋一錢石膏三錢黃芩五分俱性寒下行引陰
氣下降使離于陽而熱自已猪苓一錢五分分利陰
陽使不交并川山甲一錢引諸藥出陰入陽穿走經
絡薑製厚朴一錢以利氣三和麴一錢五分以行痰
主此加減所投輒驗又有病瘧二年子和謂陰陽之

相移必四末始于是堅束其處決去其血使邪往而
不得并立愈予見小兒胎瘧不能藥因思內經有塞
其空竅之法空竅謂胸中也乃令候未來之前用水
晶糖一兩頓服貯中堵截相并之路無不立效此何
也陰陽交并而瘧發固為治瘧圓機而不知相并之
地起于四末會于中脘此圓中之圓也實出前哲所
不逮故附誌以詳病機

又論曰仲景治瘧皆以袪去其邪為急然實有痛氣

留連久而正衰不能逐邪者故立齋謂凡人久瘧諸藥不效以補中益氣內加半夏用人參一兩煨薑五錢不截之截此至論也余見貧人無力服參令將黃芪白朮當歸何首烏橘紅等分以生薑自然汁為丸不問邪之清否服三四飭百不失一蓋仲景治驟病此則治久病之理也至于三日瘧以子午卯酉為少陰瘧寅申巳亥為厥陰瘧辰戌丑未為太陰瘧固也然又有晝夜之分焉丹溪治兩人瘧皆發于寅申巳

亥日一發于已而退于申謂晝發者乃陰中之陽病
宜補氣解表與小柴胡倍柴胡人參加蒼白朮青陳
皮川芎葛根一發于亥而退于寅謂夜發者為陰中
之陰病宜補血疏肝用小柴胡合四物湯加青皮各
與十貼加薑煎于未發前一時每日一貼服至八貼
同日大汗而愈其辨別陰陽之妙實能補仲景而不
逮然此皆瘧氣之漸深故有三陰之說非瘧邪皆自
外至而初起即屬五臟之理若屬五臟則非表藥可

愈所以內經有五臟瘧之說

金匱要略論註卷四